

新派武侠小说精品

臺灣・雲中岳

棒打江山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武林奇侠陶克从军回归故里，发觉爱女儿遭强人奸杀，妻子含冤归西。他含愤掩埋了妻、女，闯荡江湖，寻淫贼报仇雪恨。

陶克潜伏在桐城烟花巷的“快活居”，该店有五位烟花美女，人称“北地五胭脂”。其中红红仪容淑静，容光照人，体态娇丽，美艳无比。红红常与三江帮少帮主同床甜美，又暗中得到陶克宠爱。岂料红红突遭少帮主之妻杀伤，尖刀刺在双乳峰上。陶克观察红红所伤之处与自己女儿伤处无二，从而确认奸杀爱女的凶手即少帮主夫妇。

陶克在“五胭脂”的帮助下，经反复搏杀，终于斩杀了少帮主夫妇。大仇得报，天下太平，陶克携同红红归乡，喜结良缘。

采花贼猖獗 弱女子无辜

桐城县衙门右方的布告架子移走了，两个衙役抬到城门口，紧贴着城门左方竖起来。为什么把告示架移到城门口，当然是有原因的。

如果仔细看告示牌上贴的两张告示，便知道事情不得了，因为五天之间，两张捉拿采花贼的告示贴上去。

只是采花也就不会出重金捉拿采花大盗了，偏偏这个采花贼手段辣，采了花之后还杀人。

弱女子被奸杀够残忍吧，嗨，这位采花贼还真绝，尖刀均扎进女的奶妈子上，被奸杀的女子都一样，每人挨两刀，都在奶头穗子上。

只不过，贴出的告示在赏金上不一样，一个赏金五百两，另一个赏金只有一百两。

同样是奸杀，赏金竟然不同，路过城门看告示的人都摇头。

摇头有三种含意：一是女子死得可怜，由同情而摇头；二是对于赏金不一样，莫名其妙而摇摇头；三是不知道采花贼是何许人物。

另外，附带着也令人叹息的，乃是这位桐城县知县大人曹拓郎，为了节省公帑，便把唯一的告示牌移到了城门口。

桐城县城的南门最热闹，城门外有通衢大道，过往的人也最多，告示牌当然支在南城门口了。

*

*

*

夕阳照在东坡上，把山坡上的红叶照得宛如染上一层血红

色，山坡下的大道上，正有一个干瘦汉子急急而行，从这人的步履看，迈的脚步三尺远，那灰惨惨的蓝衫前襟掖在腰带上，一双旧得快要破的薄底快靴，蒙上一层泥灰，发髻上挽了个黑带子，脖子上缠着汗巾，三尺长的木棒挑着个小包袱，木棒子就搭在左肩上，光景就是长年风霜在外面混日子的人物。

这人的面貌十分平常，一双眼睛稍稍的圆，一只鼻子稍稍的扁，大嘴巴下唇要比上唇长，嘴巴一张便成了弯月形，嘴圈一撮青黧黧的胡碴子，那面皮倒还白皙，只可惜生在这种人的面皮上。

可别小看这位三十出头的仁兄，就好像不能以为他肩上的三尺棒子是个普通的木棒一样。

这位仁兄叫陶克，刚由塞外进关来，只因为性子爆，吃粮当兵受人气，这是弃官不干了，回来找他的妻子，准备这一辈子在山里讨生活了。

陶克本来就住在鸡公山，那是豫鄂边上的大山，十五岁那年，陶克在山里遇见个老和尚，那和尚见陶克天资不错，就传了陶克几路刀法与气功。

一年后和尚走了，陶克也娶了老婆，再一年陶克有了女儿，为了能叫她们母女二人过上好日子，那年头最佳的途径便是去吃粮当兵。

有道是，太平年间文官乐，乱的时候武官笑。

清咸丰年间，陶克从军，随着两湖人马出关，但左帅的人马中又分了派系，最吃香的便是三湘子弟兵，再接下去，才是两湖人马。

陶克就是心有不平，才弃去他来之不易的小小统带而回来的，他一点也不后悔，这几年在战场上的杀戮，他的武功更见精进。

从回军中传出一句话，刀枪我不怕，注意拿棒人。

这话就是针对陶克说的，谁又知道陶克的棒子是个什么玩意儿。

现在……

陶克走到桐县城门口，他在人群外面伸头看，从二十多个人头上面看见告示牌上的捉拿采花贼告示。

陶克也弄不懂，为什么同样的两个姑娘被奸杀，赏格银子不一样？

看告示的都摇头，陶克也摇头，有个公差站在告示一边，陶克本想上去问，但见这位公差的手插在腋下，对着看告示的人一副怒目的样子，就好像淫贼就在这些人当中，他便低头进城了。

陶克心中想着，自己回家乡准备当善良老百姓，这一辈子也不再离开鸡公山，何必多此一问，惹麻烦哪。

陶克当兵三年半，他的火爆性子已被磨得差不多了，凭他的武功，如果他善于逢迎拍马，早就成为都统领身边的红人了。

陶克离开家的时候，他的女儿快十岁了，这丫头不知长得什么模样，这一回突然回来，还不知丫头认不认得这个当军爷的爹。

桂花应该告诉女儿，她爹的武艺好，将来一定飞黄腾达，然而……却见自己这副模样回来，她母女就不知是什么感受了。

陶克正自思忖，斜刺里过来一个人。

陶克见那人肩头搭着毛巾，便知道是饭馆小二拉客人。

“客官，天黑了，住店吧，现成的饭，现成的面，烧酒小菜带花卷，你吃饱喝足就上床，咱们这儿蚊子臭虫没一个，跳蚤虱子看不见，你请进。”

陶克也觉饿了，再看天色快黑了，便点点头走进东边一家小馆里。

陶克带回的银子不多，在军中省吃俭用存了还不足三十两银子，他总得给桂花买些东西，还有女儿的新衣也得打点。

陶克转进桐城，便是准备买些东西的。

他要了四个花卷，二两烧酒，外带一碗青菜豆腐汤，这样吃着，真是没饱没醉，算一算银子三钱。

当然，这样的客人是不会被小二青睐的，这一夜，陶克睡的是大通炕。

这一夜，陶克只在天快亮时睡了一阵，因为他这一夜在同蚊子臭虫跳蚤打仗。

一大早，陶克一把揪住小二叱道：“小二，你昨晚招揽我进门是怎么说的？”

小二一瞪眼，道：“怎么啦！”

陶克叱道：“你说你店里一个臭虫蚊子也没有，夜里却咬得我睡不着，岂有此理，骗你家陶爷呀！”

小二再瞪眼，道：“我说的是后院客房，再说我的话对你说得明白，一个臭虫蚊子没有，我可并没说一窝臭虫或一群蚊子没有，睡通炕，当然喂臭虫。”

陶克闻言火大了，他的巴掌扬起来了。

不料那小二胸一挺，吼道：“你想打人？桐城县是有王法的地方，官家正在捉拿采花贼呢！”

陶克狠狠地推开小二，大踏步出店去了。

他不能在这时候惹事，如果小二撒泼，硬说他就是采花贼，自己立刻就成了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，就算自己有一百张嘴，衙门还是不要去的好。

早饭也不在这家饭馆吃，街边买了四个大馒头，这一天的饭也有了。

他在街边买了蓝布红布共三丈，花粉胭脂四大件，红头绳、绒绣球、针线包之外，他又买了一把好锄头。

陶克张罗着这一辈子在深山中干活，再也不出山了。

陶克也打算好了，深山中种地之外，他还可以打猎，便又多

买了一支钢叉带回去。

他想得真齐全，但摸摸腰包，银子已不足二十两，可得省着花用了。

★

★

★

银子虽然不多，但陶克却是愉快的，因为他就快要与妻女团聚了！

鸡公山在望了！看到鸡公山还有三十三！

那当地的人说，要是看到鸡公山的最高峰，再走上三十三里才会到山边！

陶克就一边走一边唠叨着，便在这时候，迎面走来两个人，一个是公差模样的人，另一个是老者！

那老者一看到陶克，便举手直喊：“阿克呀，是你呀，你可回来了！”

陶克细看，发觉老者是族里的二大爷，哈哈一笑迎上前去，道：“二大爷，你老这是干什么，这位……”

老者一把拉紧陶克，指着那人道：“阿克，这位是桐城县衙官差呀！”

陶克一怔，道：“二大爷，你同谁打官司呀！”

那公差上下看看陶克，他没开口，那模样相当神气！

老者道：“阿克，不是我同谁打官司，是你呀！桂花母女出事了！”

陶克几乎眼珠子也迸出来了！

“什么？我的桂花，我的小娟！她们……”

公差这时才问老者，道：“这人是那母女两人的什么人呢？”

老者叹口气，道：“他是桂花的丈夫，三年多以前去投军到西北打仗，今天……唉……”

公差冲着陶克一抱拳，道：“是军爷，真抱歉，请你随我快进城去吧！”

陶克急问：“二大爷，桂花母女怎么了？”

老者一把拉紧陶克，重重地道：“阿克，二大爷自小看你长大，知道你那火爆性子，阿克，这件事你一定得沉住气呀！”

陶克反而牢牢抓紧老者：“二大爷，你是咱们陶家族长，你的话阿克一定听，二大爷，你放心，阿克这几年别的没学会，可在这忍字上得了不少教训，二大爷，有什么事情发生，只管对阿克说！”

老者点点头，道：“好，阿克，有你这几句话，二大爷我也放心了，阿克，最近咱们这方圆几百里内出了淫贼，这该死的东西，出手又毒辣，刀子打在女子的……唉……两个奶子上！”

陶克已知不对劲了！

他想到小娟，今年应是虚岁十四了吧！

老者又道：“四天前，唉，那淫贼找上桂花那里……”

陶克急道：“桂花去哪里了！二大爷？”

老者道：“桂花就在你走后不到半年，她带着你女儿进城去，桂花说，你不在家，她进城去帮大户做点工作，也好赚点银子，在家闲着也不是办法，所以她带着你女儿进城了，这一去就快三年了，不料昨日来了公差，说你女儿她……”

陶克面无表情，他的双目只是痴呆地直视着老者！

“阿克，你可是答应二大爷的，千万沉住气！”

陶克面皮一松，他露出个笑，但那真比哭还难看！

他拍拍肩头上的锄，道：“想不到这锄……”

转身对公差一抱拳，道：“公爷，我那妻子她……”

公差拍拍陶克肩头，道：“城边的小屋里，我来时她已奄奄一息，是她告诉我们，她母女住的地方，我们只有把陶家村的族长请来料理了！”

陶克自言自语：“料理她母女后事！”

转身咬咬唇，陶克对老者道：“二大爷，这事还真的巧，偏

偏我在这时候回来了，二大爷，你老回去吧，让我进城去料理吧！”

老者狠狠地拧了一把清鼻涕……天不冷，这清鼻涕早就在他的鼻尖头里面要流下来了。

“阿克，官家在办案，你千万沉住气呀！”

陶克道：“二大爷，我是辞官回来的，阿克没有存得什么，就把这匹红布送你老吧！”

老者叱道：“阿克，你送东西真会捡时辰，这是什么时候，我老人家能收吗？快去吧，桂花也许还有话对你说，告诉她，族里人都想她回来了！”

老者说完，又是一把鼻涕带泪地甩在地上，沉重地摇摇头回去了。

陶克没落泪，他也不开口，跟着那个中年公差便又折回桐城县城。

他的心中尽是当年他与桂花在一起的光景。

桂花不是漂亮女人，但她却另有一种淡雅的风韵，桂花在笑的时候总是用手遮住嘴巴，那不是她的嘴巴笑起来不好看，而是她就是那模样才更具女性美！

桂花也不多话，她只喜欢听陶克说话，只要陶克在她身边说话，她总是会笑！

一个女人能不唠叨就不错，何况桂花总是那么的顺从着陶克！

桂花永远也没有忘记她是个女人！

这世上就有许多女人要骑在男人头上，有的甚至骑在男人头上撒尿，只不过到后来，这样的女人就不是女人，当然也就没幸福可言了！

陶克弃官回家，有几分也是想他的桂花，如果桂花是骑在他头上撒尿的女人，打死他也不回来！

★

★

★

已经看见桐城城门了，陶克这才又想起一桩事来！

他已知道女儿惨死，更知道城门口的告示，原来其中一张是他女儿的！

“公爷，我有一事不明，想在公爷面前请教！”

那公差点点头，道：“陶弟，你家遭不幸，令人同情，有什么话你问吧！”

陶克道：“我也看过城门两张告示，为什么两张告示的赏金不一样？”

公差道：“你问这个嘛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十一天前先被淫贼奸杀的姑娘，那是西城外刘家庄庄主的女儿，官家捉拿淫贼出银只有一百两，刘庄主自己添加四百两，为的是希望有人能把凶手捉住！”

他看着脸色惨白的陶克，又道：“另一张出赏银一百两，才是官家出的！”

陶克不开口了，他总算把这事弄清楚了，便也为女儿的死悲哀！

★

★

★

陶克随着公差转入一条小巷，那条小巷是沿着城墙边形成的，巷子进去不到二十丈远处，一座低矮的小屋子里面，黑暗中只有一张旧木床，屋子里连张凳子也没有，倒是后面支着一个小锅灶！

屋子是旧，但房子收拾得干净，只不过这时候屋子内很静，陶克走到屋前，公差对陶克道：“有你出面就好办了，她保证会同你详说，我这就进去了！”

陶克轻点头，道：“辛苦公爷了！”

公差转身便走，走得真快，转眼之间便不见了！

陶克推门走进去，这一回他才看清楚，床上躺着的一共是两

个人！

陶克有些不敢相信那是自己的妻女，他步履沉重得就如同双脚粘在地皮上似的，一步步走到了床边，他先是看看双目迷惘的直视着上面的一对大眼睛！

是的，那真的是他的桂花，脸色苍白，双目下陷，头发散乱地摊开来！

“桂花，桂花！”

床上没有反应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

靠墙的一面，旧薄被遮盖着半张面，从鼻子以上露出来，头发还扎着两条辫子。

陶克低声地：“我的小娟。”

猛可里，陶克一声叫，他扑倒床上：“桂花！”

陶克只是嚎叫，却一滴泪水也流不出来，那种叫声，比流泪更令人痛苦。

陶克的心在流血，他买的东西早就抛在地上了。

正在陶克悲伤时，门外面来了三个中年人，为首的一进门，便走到床前拍拍陶克：“喂，喂，你是她母女的什么人呢？”

陶克回过头，看看那人，又看看挤进门来的另外两个人：“她们是我妻女，你老兄是……”

“地保，我姓丁！”

“丁爷，麻烦你了。”

丁地保叹口气，道：“你早到两个时辰，也许还可以同老婆说句话。”

一顿又道：“早上还有人进来喂了她两口豆汁。”

陶克立刻跳上床，双掌运力，已把桂花扶坐起来，手掌抵上桂花命门，另一掌压在左背上。

这动作令地保三人吃了一惊，人都快僵了，哪里还能有得救。

三个人不能拦阻，人家这是救人，又不是害人。

三个人只得站在一边看，谁也不说话。

陶克学过气功，对于气血的调适，他十五岁那年就入门了。

他在军中也以气功救过人，而能把气功转变内力输入另一人体内，这人的气功便可以在体内游走而清醒。

陶克就有这本事。

人如果断气不超过两个时辰，这人的魂尚未进阎王殿，如果救治得法，鬼门关内晃一圈又会出来了。

陶克自然不放弃这机会。

只不过陶克已是汗流浹背了，桂花依然瞪着两只眼睛不动颤。

一边的丁地保开腔了：“老弟，别费心了，她是先生半月病，再受打击，怕是救不回来了。”

另外一人也道：“陶家嫂子生了病，一病真不轻，再看她女儿那么乖巧，却遭恶人害死，怎么受得了。”

陶克急了，他大吼一声：“桂花！”

只见他左掌猛一推，右掌痛苦地才收回，便闻得“啊！”

这一声发自桂花口中，却也令陶克一把抱紧桂花：“桂花……桂花……桂花……是我，阿克呀！”

痴呆的眼球转动了，桂花嘴巴在翕动着。

丁地保立刻叫身后的人：“快，去弄碗热姜汤。”

那人拔腿就往门外跑：“真是奇迹！”

陶克如果知道桂花母女二人在桐城，昨夜他就不会住那家蚊子臭虫咬死人的饭店了。

他相信，如果昨日找到桂花，桂花就不会这样。

陶克改以右掌在桂花的前胸推拿着，一边在桂花的耳边叫唤：“桂花，我是阿克呀！”

桂花的眼睛可以左右看了，这光景只有一种解释，桂花是气结昏死过去了，她的脑筋半清醒，套一句俗家的话，心有不甘死

亦难。

桂花就是死不甘心。

陶克用尽力气为桂花推拿，桂花慢慢地张嘴了。喉间

她张口没声音，但那已经令陶克宽慰的了。

便在这时候，那人端来一碗热乎乎的姜汤进来了，丁地保接过，对陶克道：“快，喂她喝姜汤，催动血气出把汗。”

陶克取过姜汤，小心地喂入桂花口中，每一勺有一半流出来。

那陶克边喂边叫喊，还真的把看上去像断了气的桂花叫醒过来。

“桂花，你喝呀，我是阿克！”

桂花只能动眼神，张口不清地道：“阿……克……”

陶克大声道：“我是阿克，我回来了。”

“阿……克……我的……阿克……”

“桂花！”陶克心碎地一声大叫。

“阿克……我们小……娟……”

“桂花，我回来了，小娟的事搁在我肩上，桂花，我要你活下去。”

“阿克……怕是太……晚了……”

陶克回头对丁地保急急地道：“丁爷，烦你请个大夫来，我有银子。”

丁地保道：“老弟，不如你背负着她，我带你去找大夫，唉，本来是要抬出城外庙里，想不到又活了一个——”

陶克已抱起桂花来。

“丁爷，我们走！”

丁地保叫另外二人暂时回去，他把门扣上，这才领着陶克往街上奔去。

★

★

★

桐城县的仁义堂药铺，就在南门里不远处，药铺一共是两间

门面全拉开着，这才刚开过午饭不久，丁地保一走进铺子里，便对伙计叫起来：“快请我们本家出来，人又救活了。”

陶克抱着桂花坐在一张凳子上，那伙计一看是地保带来的病人，忙奔到后面去叫大夫。

这一叫足足叫了一盏茶时光，才见那位八字胡半百老者提着烟袋走出来。

这老者大概烟瘾不小，正塞了一颗药丸在口中嚼。

“是你呀，地保！”

“你可出来了，快给这位陶老弟的妻子看看。”

这位大夫也姓丁，他把眼睛只一瞧，道：“还活着呀，我瞧瞧！”

这句话令陶克几乎发火，这是什么话。

地保却开口了：“一家子，前天你给她吃了药，可是她一点起色也没有，你说……”

姓丁的抓过桂花的手，他把食中二指搭上去：“前天的药钱我没有收她的。”

说着便闭上双目了。

丁大夫忽然睁开眼睛，道：“兄弟，你可别说我不救人，咱们尽人事吧！”

陶克吼道：“我有银子。”随即掏出两锭银子搁在桌面上，又道：“够不够？”

丁大夫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是银子问题，兄弟，咱们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不收快死的人的药费，不过你放心，我还是会用最好的药下在帖子上，这银子你收回去。”

这真是一碗凉水浇在陶克的身上，他一哆嗦！

丁大夫把药开出来，命伙计抓药，他伸手拍拍陶克：“兄弟，我同别的大夫不同，病家的情形我直言，兄弟，你妻子是心碎病，她心碎了。”

陶克吼道：“没听过有这样的病。”

丁大夫道：“你现在就听到了，兄弟，你别吼，她的情形我知道，先是女儿惨死，她又病在床上，你老弟出征去平边乱，这一去就是三年半。”

陶克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你妻子病了，你女儿把我请去为她治病，是你妻子对我说的，唉，她只一提到你，就满面的喜悦，打心里在思念你呀！”

陶克闻言，几乎放声大哭！

丁大夫又道：“就是前不久的事情，半夜你女儿来敲门，说是她娘快出不了气，我只有跟你女儿去城边巷，谁知道我走后不久你女儿就出事了，真是天杀的！”

★

★

★

药包好了，伙计送到陶克面前了！

丁大夫道：“回去吧，把药煎了喂她吃下去，只要过了今夜，她也许就活了！”

陶克嘴巴紧紧地闭着，他见人家不收银子，知道是丁大夫见自己已遇上这种悲惨的事，免费为自己出力，便只有重重地对丁大夫点点头！

他很难相信，桂花真的就此离他而去！

就好像他不相信，这么悲惨的事会发生在他陶克身上一样，天爷太不公平了！

★

★

★

匆匆地煎药，急急地喂进桂花口里！

陶克把药喂了一大半，却见桂花“哇”地一声又把药吐出来，而且还带着泛乌的血块！

陶克大叫：“桂花！桂花！”

桂花无力地眨动眼睛：“阿克……你……回来了，可……是太……晚了……我……”

“桂花，桂花！”

“咱……们……女儿……死……得惨……哪……”

“桂花……桂花……”

“阿克……小……娟好……可怜……我……要陪……小娟……我……”

陶克大叫：“桂花……你不能死……”

“啊……”桂花又吐出一堆血块，便痛苦地倒在陶克的怀里了！

“桂花！”

陶克的喊叫，几乎把屋顶盖掀掉！

★

★

★

陶克买了两匹布，一匹蓝布，他把桂花的尸体包起来，他是从头包到脚，很严密！

另一匹是红色的，他掀开旧被子，也撩起女儿小娟的衣服！

陶克面似冷酷的十分呆板，他把小娟的两处刀伤加以仔细的视察，从刀痕上，他把刀的形状长短加以估计，然后在小娟那痛苦的脸上抚摩着！

“孩子，爹回来得太晚了，你娘也说我回来得太晚了，孩子，爹不该抛下你母女远走塞外，爹真的来晚了，孩子，陪你娘去吧，你母女在这世上没享用过什么，留下来的由爹来为你处理，爹一定不会叫你失望，孩子，你就会看到那禽兽的下场！”

于是，陶克以左掌抚过小娟那怒视的双目，果然，小娟闭上眼睛了，她再也不用看这个龌龊的世界了！

★

★

★

陶克找来一根扁担，他挑起妻女的尸体走出桐城县，就在县城外的黄土坡上，陶克找了一个背阳的野林下，把妻女埋掉！

他买的那根锄头，便高高地挂在一棵老松树上！

陶克似乎又发火爆性子了！

他大步走到桐城县南城山，伸手便把那张悬赏一百两赏银的告示揭去，有个守城的没拦住他，一路奔往县衙门去找人了！

陶克步履变得十分沉重，他并没就此离去，他又走回那家饭店，他本来发誓不来的！

陶克迎面就撞见那伙计！

“哟，花卷未出，烧酒豆腐汤现成的，只不过你不怕夜里蚊子臭虫多呀！”

陶克暗中咬牙，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道：“有什么吃的快拿来！”

伙计也真快，豆腐汤外加二两烧酒先送上，不料陶克一口便把二两烧酒送进肚子里！

“酒！”

伙计又送上二两烧酒！

陶克只一仰脖子，二两烧酒又下肚了！

“酒！”

伙计火了：“喂，你到底要喝多少？”

陶克一把揪住伙计，叱道：“酒！”

伙计大声道：“你想打人？桐城县是有王法的地方，官家正在捉拿采花贼哪！”

陶克出手就是一巴掌，打得伙计晕头转向，他果然大叫：“你是采花贼，采花贼呀！”

“在哪儿！”街上三个人，都是官差！

“好小子，你走不了啦！”

陶克冷冷地推开伙计，一掌拍在桌子上：“酒！”

那伙计身子撞在桌边上，见来了公差与捕快，胆子可就来了！

“你别喝酒了，王八蛋，你喝尿去吧！”

“当！”